

《金楼子》在唐初修史时的存佚考辨

廖铭德

摘要:《金楼子》是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历三十余年所作。“江陵焚书”后,《金楼子》随之散佚。《金楼子》与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隋书·经籍志》等史籍所载梁元帝萧绎的著述及部分史实有较大的出入,通过比较分析表明:在修唐初诸《史》及《志》时,魏征、长孙无忌等诸史臣未见《金楼子》一书。

关键词:《金楼子》;《梁书》;《南史》;《隋书·经籍志》;梁元帝萧绎;梁朝;唐朝

中图分类号: I206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9-1017(2011)05-0010-05

《金楼子》是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(508-554)历三十余年所作。梁元帝萧绎,字世诚,小字七符,自号“金楼子”,梁武帝萧衍第七子。承圣元年(552),萧绎平“侯景之乱”后,于江陵称帝,是为梁元帝。梁承圣三年(554),北朝西魏军攻陷梁都江陵,萧绎焚书十四万卷出降,遇害,史称“江陵焚书”。《金楼子》一书也在这次图书厄难中散佚。笔者认为,在唐初魏征、长孙无忌等领诏撰修前朝《五史》时该书未被唐史馆臣所搜集得,仍佚落民间。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及《隋书·经籍志》(以下简称唐初《梁、南二史》及《隋志》)等史籍散见《金楼子》原文,或有记载其书目,此为辑录其他史料所得,并未参考《金楼子》。现存《金楼子》为“《四库全书》六卷本”十四篇,除《二南五霸》有目缺文外,其他各篇语意清晰、叙事连贯、内容完整,应当说与原文无异。本文选取其中的《著书篇》、《后妃篇》和《自序篇》与初唐诸史及《志》所载史料进行比较,考析《金楼子》在唐初修史时的存佚。

一、从史籍文献的计量分析,看《金楼子》的存佚

《金楼子·著书篇》(以下简称《著书篇》)是萧绎记其历年所撰著述作品的一个篇章(包括自撰或付宾客撰),38篇(种),677卷^①。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各载“金楼子”撰20种,《隋志》载《金楼子》著述的书目15种。这“四书”所载梁元萧绎的著述表现出:一是《著书篇》与唐初《梁、南二史》、《隋志》所载的篇幅差异较大;二是唐初《梁、南二史》、《隋志》互相之间所载《金楼子》的著述也有很大的差异(见表1)。

表1 《金楼子·著书篇》与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元帝本纪及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载篇幅的比较^②

序号	篇名	《金楼子·著书篇》	《梁书》本纪	《南史》本纪	隋书经籍志	备注
1	《连山》	三秩三十卷	√	√	√	
2	《金楼秘诀》	一秩二十二卷	X	X	X	
3	《周易义(讲)疏》	三秩三十卷	十卷	十卷	X	
4	《礼杂私记》	五秩五十卷	X	X	X	
5	《孝德传》	三秩三十卷	√	√	√	
6	《忠臣传》	三秩三十卷	√	√	√	

① 萧绎:《金楼子》(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本),台北商务印书馆,1986(民国75年),第855-857页。

② 上表序号“1-24”,在“四库本”《金楼子·著书篇》里有注“梁元帝撰”,“25-38”为“梁元帝付XXX撰”;上表中“√”表示“四书”所载相同;“X”表示未载或有较大出入;在统计数据时,各书所载卷数有差异,作误差计算。

收稿日期:2011-02-24

作者简介:廖铭德(1967-),湖南永州人,广东韶关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,主要从事图书文献及编辑学研究。

7	《丹阳尹传》	一秩十卷	√	√	√	
8	《仙异传》	一秩三卷	X	X	X	
9	《黄(王)尔自序》	一秩三卷	X	X	X	
10	《全德志》	一秩一卷	√	√	√	
12	《玉韬》	一秩十卷	√	√	√	
13	《同姓同名录》	一秩一卷	√	√	√	
14	《式苑(赞)》	一秩三卷	√	√	X	
15	《荆南志》	一秩二卷	一卷	一卷	X	
16	《孝(老)子义	一秩十卷疏》	四卷	四卷	X	
17	注《前汉书》	十二秩一百一十五卷	√	√	√	
18	《贡职图》	一秩一卷	√	√	X	
19	《语对》	三秩三十卷	X	X	X	
20	《江州记》	一秩三卷	一卷	X	X	
21	《宝帐仙方》	一秩三卷	X	X	X	
22	《药方》	一秩十卷	X	X	X	
23	《集》	三秩三十卷	五十卷	五十卷	五十二卷	
24	《内典博要》	三秩三十卷	一百卷	百卷	三十卷，无撰者	
25	《研神记》	一秩一卷	X	X	√	
26	《晋仙传》	一秩五卷	X	X	X	
27	《繁华传》	一秩三卷	X	X	X	
28	《奇字》	二秩二十卷	X	X	X	
29	《长州苑记》	一秩三卷	X	X	X	
30	《玉子诀》	一秩三卷	X	X	X	
31	《食要》	一秩十卷	X	X	X	
32	《辩林》	二秩二十卷	X	X	X	
33	《补阙子》	一秩十卷	√	√	√	
34	《谱》	一秩十卷	X	X	X	
35	《梦书》	一秩十卷	X	X	X	
36	《安成炀王集》	一秩四卷	X	X	一秩五卷，无撰者	
37	《碑集》	十秩百卷	X	X	二十九卷，无撰者	
38	《诗英》	一秩十卷	X	X	X	
39	《显忠传》	X	X	X	二十卷	
40	《湘东鸿烈》	X	X	X	√	
41	《洞林》	X	三卷	X	√	
42	《词林》	X	X	三卷	五十八卷，无撰者	
43	《梁元帝小集》	X	X	X	√	
44	《箴经》	X	√	√	X	

由表 1 统计可知：《金楼子·著书篇》、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及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载梁元帝共撰 44 篇（书目）。

•《金楼子·著书篇》38 种，占总数的 86.3%；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各 20 种，占总篇数的 45.4%；《隋书·经籍志》15 种，占 34.09%。

•《金楼子·著书篇》所载篇数(38种),与《梁书》(20种)比,重合12种,占31.58%;与《南史》(20种),重合12种比,占31.58%;与《隋书·经籍志》(15种)比,重合10种,占26.32%。

•《梁书》与《南史》(各20种)比,重合18种;与《隋书·经籍志》(15种)比,重合9种。

•《南史》(20种)与《隋书·经籍志》(15种)比,重合9种。

这些重合之中还有差异。如《补阙子》在《金楼子·著书篇》中有四库馆臣注:“原注金楼为序,付鲍泉、东里撰。”^①按此说法,《补阙子》为“金楼”付宾客所作,而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载“梁元帝撰”,这是明显的误差。又如《金楼子·著书篇》有“《研神记》一秩一卷”,四库馆臣注:“原注金楼自为序,付刘决纂次。”^②而《隋志》“《研神记》十卷,萧绎撰”;“《周易义疏》三秩三十卷”,《四库》馆臣注:“原注金楼奉述制义,私小小措意也。案《梁书》本纪‘义’作‘讲’,三十卷作十卷。”^③而《隋志》“《周易讲疏》三十五卷,梁武帝撰,却无‘梁元帝撰’的记载,等等,存在许多关于撰者、题名、卷数上的著录差别。

对表1比较分析表明:《金楼子》一书在修初唐诸史时未现。假若《金楼子》一书在修唐初诸史时已为魏征、姚思廉、李延寿、长孙无忌等史臣所搜集,该书必然会被作为撰修《梁书·梁元帝本纪》、《南史·梁元帝本纪》及《隋志》的重要参考史料,如然,断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歧误。

二、从史籍所载史料的对比看《金楼子》的存佚

梁元帝萧绎在《金楼子·后妃篇》里详细地记叙了其生母阮修容的生平事迹:“以升明(宋顺帝)元年丁巳六月十一日生,……大同九年太岁癸亥六月二日庚申死于江州之内寝,春秋六十七。”^④据清朱文藻(1735-1806)考证,萧梁朝“‘太岁癸亥’为大同九年,非六年。且云‘六月二日庚申’,考武帝本纪六年六月有丁未,则其月二日无庚申,此可证《梁书》之误”(清朱文藻《〈金楼子〉附定》)。又据吴光兴博士《萧纲萧绎年谱》:“大同九年(癸亥,543),……萧绎母阮修容卒于江州。”^⑤笔者认为,实际上这是萧绎的祭母文,其文言词悲挽,泣血哽恸,感人至深,作于“乙丑岁之六月”,即大同十一年(乙丑,545),其母阮修容归葬江宁之时;此时,姚察年十三,于东宫见萧纲。而《梁书·阮氏修容传》载:“……大同六年六月,薨于江州内寝,时年六十七。”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之“阮太后与《金楼子》互异”亦云:“自丁巳至癸亥,正六十七年,则非大同六年,皆当以《金楼子》为是,《南史》、《梁书》皆误。”^⑥

姚思廉所撰的《梁书·徐妃传》记述极为简单,加上史评只有寥寥90余字;而《南史》有所增加,并且载梁元帝迎娶徐妃之时的灾异现象,与《金楼子·志怪篇》所记有几句描述相似。但是,综其《本传》来看,《南史》述徐妃秽行甚为详细,而《金楼子》无载,“帝制《金楼子》述其淫行”(《南史》卷12),这表明李延寿是据传闻和其他史料所录。因为以萧绎的自傲自负的性格及王室身份也不可能过分地如《南史》般述其家丑;而且今本《金楼子》“后妃篇”与“志怪篇”语篇清晰、完整,不存篇幅残缺的情况,同时也不可能因此而另置篇幅。又如《陈书·周弘正传》载有:“元帝当著《金楼子》,曰:‘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,隐士重华阳陶贞白,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,其于议理,清转无穷,亦一时之名士。’及(王)僧辨启送秘书图籍,敕弘正雠校。”周弘正为梁元帝萧绎的宾客,而萧绎“著书(金楼子)不令宾客参预”,加之,书成,江陵即陷,即散佚。姚察十三岁入梁太子萧统东宫,至陈、隋二代与周弘正同朝为官,此处疑为姚察据周弘正的见闻所录。因此,上述二处涉及《金楼子》的记载,应是唐初史臣对萧绎往事逸闻的辑录,或为历朝仕宦的传述。钟士伦先生认为,《梁书》之误则说明姚察撰此书时当未得知《金楼子》,如果他知道《金楼子》其书,并且把《金楼子》的这段话引入《陈书·周弘正传》,那么他就不会不在《梁书·元帝本纪》里著录《金楼子》^⑦。

又据《隋书·牛弘传》载:“萧绎据有江陵,遣将破平侯景,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,重本七万余卷,

① 萧绎《金楼子》(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),台北商务印书馆,1986(民国75年)版,第855-857页。

② 萧绎《金楼子》第855-857页。

③ 萧绎《金楼子》第855-857页。

④ 萧绎《金楼子》第855-857页。

⑤ 吴光兴《萧纲萧绎年谱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6年版,第244页。

⑥ 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卷59,中国书店,1987年,第5页。

⑦ 钟士伦《〈金楼子〉研究》,中华书局,2004年版,第20-23页。

悉送荆州。”《隋书·经籍志》序所记载焚书卷数亦相同：“元帝克平侯景，收文德之书及公私之经籍，归于江陵，大凡七万余卷。周师入郢，咸自焚之。”^①《金楼子·聚书篇》载：“初出阁在西省，蒙敕旨赉五经正副本。为琅琊郡时，蒙敕给书，并私有缮写。为东州时，写得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，又写刘选部孺家谢通直彦远家书，又遣人至吴兴郡，就夏侯直写得书，又写得虞太中阐家书……又得南平嗣王书，又得张雍州书，又得桂阳藩王书，又得留之远书。吾今年四十六岁，自聚书来四十年，得书八万卷，河间之侔汉室，颇谓过之矣。”^②梁代建康文德殿藏书已达七万卷，加上江陵梁元帝在藩时的藏书八万卷共计十五万卷书，《隋书》及《志》载“江陵焚书”只“七万卷”。

姚思廉续补《梁书》时并非“恐因唐太宗之故，而不得载《金楼子》于《梁书》”^③。《贞观政要》云：“贞观十年，著作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，太宗谓曰：……只如梁武父子及陈后主、隋炀帝，亦大有文集，而所为多不法，宗社皆须臾倾覆。凡人主惟在德行，何必要事文章耶？竟不许。”^④这段君臣对话是唐太宗（李世民）就著作郎邓隆请编《太宗文集》而作的回言，无讳史之忌。反而，他们都注重图籍的整理，“以史为鉴”，如《南史·梁武帝纪》不乏溢美之词：“及据图篆，多历岁年，制造礼乐，敦崇儒雅，自江左以来，年逾二百，文物之盛，独美于兹。”况且《梁、南二史》本纪对梁元帝萧绎并无过多的苛责之言辞。

总之，人物自述及传记是撰史者参考的第一手资料，导致以上史述出入的原因就是此时唐初修史诸臣未见《金楼子》一书。

三、从《湘东鸿烈》看《金楼子》的存佚

《南史·梁元帝本纪》载有“《金楼子》十卷”。《隋志》载有“《鬼谷子》三卷（皇甫谧注。鬼谷子，周世隐于鬼谷）。梁有《补阙子》十卷。《湘东鸿烈》十卷，并元帝撰。亡。”又有“《金楼子》十卷（梁元帝撰）。”这是此时唐初史臣已知有《金楼子》一书，惟录其书目而已，如前文所述，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隋志》所载的梁元帝20篇著述中有诸如“《补阙子》梁有，亡”等散佚仍著录书目的情形。这里需提及的是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“梁有”书目的问题，历来有二种不同的观点：一、钱大昕“阮孝绪《七录》撰于普通中，《志》所云‘梁’者，阮氏书也”^⑤。章宗源“《隋志》依《七录》，凡注中称‘梁有今亡’者，皆阮氏旧有书。”^⑥二、姚振宗“‘梁有’云云者，皆《七录》及梁代书目所有之书也。”^⑦目前学界大都持钱、章二位先生的观点，学者殷炳艳在《〈七录〉研究及重辑》也有详论^⑧。如果依据钱、章二位先生的观点，《隋志》“梁有《补阙子》十卷。《湘东鸿烈》十卷，并元帝撰。亡”，那么“《湘东鸿烈》十卷”则是梁元帝于普通（520-526）中期完成的著述作品。然而，普通三年（522），萧绎是年十五岁，始有作《金楼子》的志向。普通四年（523），阮孝绪撰成《七录》。此时，萧绎显然不可能完成同样卷数、同为子书的“《湘东鸿烈》十卷”的宏篇巨著。而《金楼子》成书于梁代承圣三年（554）前后。《金楼子序》记有阮孝绪与萧绎的文化交往，《南史·阮孝绪传》也载：“湘东王（萧绎）著《忠臣传》、《集释氏碑铭》、《丹阳尹录》、《研神记》，并先检孝绪而后施行。”李延寿撰《南史》本传时，似乎参考了阮氏的见闻和《七录》，但却不见载《湘东鸿烈》。显然，《湘东鸿烈》是长孙无忌等在撰修《隋志》时所增，是知其书目，未见其书，故将一书两著。如果《湘东鸿烈》和《金楼子》是同一部子书，那么，姚振宗先生的观点又有一个新的力证。

从现存《金楼子》（《四库全书》六卷本）内文分析，有诸多可疑的迹象表明：《金楼子》即是《湘东鸿烈》一书。例如，梁元帝萧绎在《金楼子序》中云：“……常笑淮南之假手，每嗤不韦之托（人）。……盖以金楼子文也。……今纂开辟以来，至乎耳所接，即以先生为号，名曰《金楼子》。盖士安之《玄晏》，稚

① 长孙无忌《隋书经籍志》卷一，中华书局，1955年版，第5页。

② 萧绎《金楼子》（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），第820-821页。

③ 钟仕伦《〈金楼子〉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版，第14-27页。

④ 吴兢《贞观政要》卷7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年版，第222-223页。

⑤ 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版，第553页。

⑥ 章宗源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（二十五史补编本）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版，第62页。

⑦ 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（二十五史补编本）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第11页。

⑧ 殷炳艳《〈七录〉研究及重辑》，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（2009）。

川之《抱朴》者焉。”这里萧绎自号“金楼子”，自比淮南王刘安，隐喻《淮南子》一书。此外，《金楼子·立言篇》还有与其好友裴子野就著述《鸿烈》问答：“（子野问）子何不询之有识共著此书，曷为区区自勤如此？……（萧绎答）予之术业岂宾客之能窥？斯盖以蒞撞钟，以蠡测海也。予当切齿淮南、每嗤不韦之书，谓为宾客游所制。每至著述之间，不令宾客窥之也。”^①又云：“裴几原问曰：西伯拘而阐《易》，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。孙子之遇庞涓，韩非之值秦后，虞卿穷愁。不韦迁蜀，士赢疾行，夷齐潜隐，皆心有悦尔乃著书。……但性过抑扬，恒欲权衡称物，所以隆暑不辞热，凝冬不惮寒，著《鸿烈》者，盖为此也。”^②在今《金楼子》六卷本里，萧绎多次提及（自比）“淮南”，并表达了其立志著述、超越《淮南鸿烈》的理愿，似乎都是为一个目的。对此，姚振宗先生认为，“案此一篇似即《湘东鸿烈》之序文。《淮南》内篇号曰《鸿烈》，意盖仿其名称以此为篇欤？”^③。钟士伦先生在《〈金楼子〉研究》一文中认为，按姚振宗的说法，萧绎欲仿《淮南鸿烈》以命名自己的著之书为《鸿烈》，其体制内容大抵如《淮南子》，而今《金楼子》的体制内容正与《淮南子》相同，并推考，如《湘东鸿烈》为另一本著作，似内容与《金楼子》重复。萧绎著书“簿领余暇”，恐无必要和时间来撰述两本体制内容大体一样的书。是否如《淮南子》之书名，经《鸿烈》至《淮南鸿烈》而为《淮南子》，萧绎这里所说的《鸿烈》被传为《湘东鸿烈》，再定为《金楼子》呢？^④笔者认为钟先生的判断是可信的。如果《湘东鸿烈》即是《金楼子》一书，那么，唐初诸史臣未见《金楼子》一书便当无疑问了，这仍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
四、结语

《金楼子》保存了大量的南北朝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及思潮史料，是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社会不可多得的图书文献。梁元帝萧绎勤于著述，勤于聚书，推动了梁代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。作为治国之君，他却浮于政事，惟“虽辨周万物，愈失司契之源；术总百端，弥乖得一之旨”罢尔。在西魏军破城之际，却将苦心聚集的十五万卷图籍付之一炬，曰：“读万卷书是有今日。”落得个国破家亡、生灵涂炭，遭西魏杀降的历史悲剧与悲怆的人生。唐代魏征对其史评曰：“虽口诵《六经》，心通百氏，有仲尼之学，有公旦之才，适足以益其骄矜，增其祸患，何补金陵之覆没，何救江陵之灭亡哉！”（《南史》卷8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《金楼子》时值得思考的。

（责任编辑：陈剑）

① 萧绎《金楼子》（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），第792-793，841页。

② 萧绎《金楼子》（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），第792-793，841页。

③ 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卷29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版，第14页。

④ 钟仕伦《〈金楼子〉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版，第13页。